

渡口

六歲那年舉家搬往士林，早期叫後港墘，河堤旁的三腳渡曾是臺北最後的碼頭，早年作為劍潭、社子及大龍峒三地往返的對渡碼頭，全盛時期漁船達數百隻，後因工廠廢水污染，水源漸漸消失，被生長在腐質泥水的紅蟲取代。

紅蟲即土蚯蚓，是養鴨及養殖鰻魚的飼料，三腳渡一度成為全臺紅蟲的供應中心，直到基隆河污染程度日趨嚴重，連紅蟲都棄之而去。

我未見過三腳渡的繁盛景況，搬去時船隻已寥寥無幾。雖是臺北最後渡口，但對生活在封閉眷村的孩子而言，那裡的日漸荒涼卻顯得海闊天空。長堤斜坡上的大片雜草是天然滑草場，只要去雜貨店要幾只空紙箱，拆開攤平乘坐其上，御風奔馳的快感比跳橡皮圈玩躲貓貓新鮮趣味。夕陽下山時河岸邊的蘆葦泛著淡淡金光迎風搖曳，三兩船隻在水面悠悠晃蕩，催眠般地令人打盹。直到烤肉香自不遠處的夾竹桃林撲鼻而來，氣味成了報時鐘，提醒我們黑夜將至，大夥兒各

自不捨散去。

紅色夾竹桃外表粉艷極為討喜，但我們從不敢太靠近。剛搬去時即被大人們告誡該植物有毒，它們長在堤防斜坡成為視野上與烤肉店的分界點。烤肉店門前倒掛白色塑膠桶，桶上用紅漆大氣刷上一個「香」字，每到黃昏總炊煙裊裊卻罕見人跡。有時見不明物體懸掛林間樹上，某回玩伴打賭前往細看才驚覺不明物是貓屍，後來方知臺灣民間「貓死吊樹頭」習俗，聞到的香味是否與貓有關則眾說紛紜，只是日後經過該處大夥皆狂奔速離。

上小學後，進入一個嶄新的學習環境。母親亦然，她像出籠般的鳥雀躍自在。搬來新住所結交的鄰居朋友，清一色跟她講熟悉的母語——臺語，教她打四色牌，那時父親在外縣市上班，常因公務加班留守。

父親不在時家裡就特別熱鬧。四色牌不像眷村三五步就聽得見的麻將搓洗聲，它靜悄悄被丟擲於桌上，無聲地像空氣裡瀰漫的煙味。晚餐時附近店家「老廣」會親自提著厚重的木製餐盒過來，餐蓋一掀飯菜還冒著蒸騰熱氣，約莫八點他會再來一回把餐盤收走。母親省事，最多到廚房切點水果或燒開水沖茶，翁叔叔總跟隨其後協助。

翁叔叔不只打牌時來家裡，偶逢假日父親加班時也會開車帶我們出遊，進家門前母親總嚴肅地將食指往唇上一擺。不可說。後來父親從鄰居口中得知，驚覺家中幾乎成了賭場大發雷霆。家中不再有人出入，翁叔叔不來，老廣的港式飯菜香也從此絕跡。

那年颱風來襲，河水倒灌，淹沒了渡船頭，鄰居男孩抓魚落水，

兩天後被打撈起屍體已腫脹發紫。從此小孩被禁止去河堤玩耍，上下課也改道從學校後門的小徑回家。小徑有養火雞人家，我們學火雞咯咯叫，牠們被逗弄不爽就一逕追著人跑，一來一往成為我們的新遊戲，直到翁叔叔出現。他帶點心給我同時要我將一只小小火柴盒交給母親，火柴盒裡沒有火柴，摺疊在裡面的是情書，工整的字跡寫滿思念。我將火柴盒緊緊握在手裡，回家後避開做功課的兄姊，交給正在廚房炒菜的母親，開始了遞送員的日子。

母親接到火柴盒的隔日，總會提前將晚餐配料備好，黃昏時分前往河堤，在父親進門前適時抵家做飯。偶爾邊炒菜邊哼唱：港邊惜別春花夢露星夜的離別……再悲情的曲調都被她唱得輕快飛揚。反倒是心虛的我每回晚餐後陪父親散步成了煎熬。越近河堤越是怔忡。我選擇抓著父親的衣角替代牽手，因為害怕掌心止不住的汗水，會洩密般流向父親的手。直到火柴盒如寄居蟹般在我書包隆起一座小丘。選擇某日放學時刻，避開同學獨自到堤防渡口，一股腦兒全數倒進河裡。火柴盒慢悠悠在水面上漂浮，漸行漸遠漸消逝。

消逝的，還有母親的笑容。母親見我幾次堅定搖頭便不再多問。日子如常地走，小徑的火雞仍是咯咯跑跳，而那之後我沒再見過翁叔叔。

三腳渡河水悠悠，載走了我懵懂的童年往事及不能說的秘密，也載來了許多落難神明。八零年代臺灣盛行「大家樂」，許多神明因預言不準，慘遭遺棄在基隆河域任其漂流。神像被撈起時多半殘破不堪，善心漁人將其修復，安置在碼頭附近的天德宮，成了落難

神明收容所。由於堤防一帶屬於行水區，天德宮乃違規建物，為了躲避稽查，宮廟人員在底座四腳裝設輪子，以便取締時可隨時落跑。多年後又為避水患，民間集資裝了升降梯，成了另類裝置藝術。

母親沒落跑，她與賭債一起留下來給這個家。那幾年流行魔術方塊外銷，家中儼然成為一個小型加工廠。一家六口從最年幼的弟弟開始零件組裝，我鎖上第一道螺絲再 pass 給姊姊哥哥母親，到父親手裡時方塊已是成品。我不記得那時的辛苦，但一家圍坐客廳茶几做工的畫面卻常在我記憶裡帶著暖意遊走。

父母親離婚收場是很多年後的事，那是在父親公職退休前，兩岸開放探親後。印象中也是父女倆最後一次去河堤散步。父親聊著他返鄉經歷，與親友再會的喜悅，去爺爺奶奶墳上祭拜時的哀痛，慢慢帶出與前妻重逢的經過。大媽終身未改嫁，尤其在父親隨部隊來臺灣後生死未卜；爺爺奶奶臥病那幾年辛苦奉侍，一肩擔起家計並照顧父親年幼的五弟妹。父親自覺虧欠她太多有意補償。但礙於法令，必須先跟母親離異，大媽才能名正言順來臺灣。當然，該給母親的「實質補償」父親也會盡力而為。一趟河堤心事讓我成了說客。

那時母親已篤信佛教，聽我說完，手中仍撥念著佛珠搖頭說相欠債阿彌陀佛。她不置可否的態度讓我提筆寫信給遠在異國進修的兄姊，訴說父親的處境與掙扎，這是大時代的悲歌是命運的操弄。從小在父母爭執打鬧中成長的我們，覺得他們能將一場歹戲拖到我們能消受及體諒的年齡已是謝天謝地。

母親晚年洗腎，感染機率增多住院頻繁。推著輪椅，我們把父

親帶去探望母親，兩老多年未見，無法料想會是何種情形。「你好不好?」「好。」再如念台詞般輕輕交換一遍。臨走前父親在長廊說：「我對不起你媽。」做為重逢的句點，我轉頭撇見廊外夜幕緩緩降下。

夜藏不住的是當年父親對我們說的謊言，我們喊了多年的大媽，初見面時老夫少妻的形象已昭然若揭。開放探親後父親風光返鄉，眾親友列隊歡迎熱情以待，姑媽們聽聞父親有意找伴在家鄉頤養天年，個個熱情推薦口袋人選，像選嬪妃似地阿姨雀屏中選。烽火歲月的堅貞情誼之說，是父親的權宜之計，只有母親的成全是真。

住院的冗長時日，母親沉睡時寂靜在空白牆面上四處回彈。醒時我就從YouTube點老歌給她解悶，畢竟她的青春回憶都住在那裡。有回剛好點到美黛，小小螢幕上，美黛穿著繡花綢緞布底，領口綴有精緻盤扣的旗袍，風姿婉約。我問母親穿旗袍的感覺，她輕擲一下躺在脖子上的鼻胃管說：「比這個還難受，喘不過氣。」回憶起在眷村那幾年總不愛穿。它像一種識別，提醒自己與「眾」不同，村子太太們鮮少有人找她打麻將或主動串門子。甚至某家媽媽交代小孩，看到哪幾戶媽媽不用打招呼。因為他們是「嫁過來村子的外人」。省籍意識劃下的楚河漢界，讓幾位臺灣媽媽覺得自己總身處邊緣。

母親說父親嫌她書唸不多又是鄉下姑娘總不愛帶她出門。年少離鄉到部隊，父親靠私塾歲月打下根基，部隊因文盲居多，思鄉報平安的家書，甚至公文代擬，都給了他舞文弄墨的施展機會，仕途比一般人順遂。母親說生性風流的父親換女友的速度都是配合她

的生產節奏。那為什麼要嫁爸爸還為他連生六個孩子？後悔有什麼用，再把你們塞回去嗎？說完母親笑了。

母親告別式結束我送父親回住所，臨走前他不忘叮嚀，妳媽出院時記得跟我講一聲：「我好接她回家去。」我不知道父親指的家是落在記憶裡的哪個方位。屬於父母生命中起承轉合戲劇般上演的人生，不管角色好壞，是非對錯，都隨著母親離世及父親的失智落幕。

雨後的黃昏，河堤空無一人。重返渡口，天德宮在夜空下靜靜矗立。今夕何夕？落難神明不知幾歲了，往事如煙散去，河堤的流水平靜無波。

左家瑜

個人簡介

英國倫敦城市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。曾任兄弟棒球隊商品行銷部經理，退休後經營小小咖啡廳圓夢，同時於大專院校擔任講師一職迄今。現於馬偕醫護專科學校教授人文藝術相關課程。曾兩度獲吳濁流散文獎第三名、星雲文學獎佳作及吾愛吾家首獎。

得獎感言

凝視過往總有些許遺憾，也有些許美好。

第一個沒有母親在身旁的生日，意外收到得獎訊息。對母親是告慰，對我則是另類陪伴。感謝評審的支持及鼓勵，我會繼續往前走。

短評

林文義

臺北圓山橋邊的基隆河三角渡，歷史的回顧並非地景的描寫，反而是私密的感受，關於母親遙遠的情事，竟成為作者童少隱藏的長久心事。

自然而自在的用筆，追憶雙親疏離的無奈，自求近水的孤寂青春；猶如三角渡那捕捉紅蟲的舟人，沉淀描述一個探索成人世界的美麗與哀愁。

再回顧，記憶未忘不免幾分苦澀，作者倦眼回眸，這渡口似遠拂近，述說如此溫潤的：往事不如煙。